藜閣傳燈 四冊

全

750

ORIENTALIA
CHINESE
K150.78
L78

V
K150.78
L78

分閣傳燈

古文上

劉延之先生評閱

藜閣傳燈

古文并制舉義
三場史鑑合刻

本衙藏板

551981
Oct 30 39

藜閣傳燈叙

藜閣傳燈者吾
師劉忠孚先生所選輯也
其書上自秦漢下迨宋元
旁至

昭代舉子家言靡不討幽探
賾刪芟繁亂標示典型信
羣籍之綱領末學之津筏
矣余受而卒業焉因嘆先
生之教為功甚大而因泫

然有今昔之感也往者余
母舅徐舛遠公曾遊先生
門墻先君子因命余兄弟
從先生問字當是皆先生
始從長安歸好獎拔氣誼

之士余時尚未補諸生侍
先君子側觀先生所與計
議多天下大政上下今古
動見成畫論文送難歡然
師爰之樂固一時之盛也

今十年以來先君子既見
背外舅亦相繼捐館舍余
猶躑躅泥塗歲〻賦彈鋏
而先生亦怡情休沐退食
於家者數年矣覽歲月而

察事變臨流水而感盛衰
然無遲暮之怨焉可得哉
雖然士君子進既不得行
其道於天下則當退而著
書攷業專其志一其力以

自達於古人使其文采足
表著於後世道彰而名立
故其人雖未必偶於當世
恒卓然足以為一代之重
今士學凌夷日趨苟簡少

以章句爲弋獲既不能窺
見古今之藩及幸而遇則
視載籍所傳悉棄爲斷梗
不暱志於嬉遊歌舞則靡
神於宮室田園以爲終身

所樂在是迨境窮味盡其
人姓氏遂與艸木同爲湮
歿悅其小年而忘其大曆
此最惑之大者也先生少
躭墳典於一切嗜好既泊

如不涉今即寄跡朱纓浮
沈宦籍而攻苦茹淡猶如
諸生時唯是午夜一燈曉
窗萬字日與空山烟雨同
為酬答以此作詠雪辟俗

而已其視追逐塵塗惆悵
國門夜行漏盡而莫知止
者較水南竹里讀書之樂
相去寧可道里計耶雖然
今天下多事人鮮成功病

正坐不學夫學者所以蓋
神明充膽智鏡古識今忠
孝之原功業之本也先生
博通經史於
國家大典靡不網羅條貫

今
聖天子側席思賢政須碩學
之士任之則先生豈能久
為山中之人也哉
崇禎乙亥秋日中吳門人

周鍾頓首書

藜閣傳燈序

慨自正學之失傳而浮華相競學士大夫不復爲有本之論以爲帙括家言不過炫鬻取世資耳卑之無

任多求及好異者出以爲今之古文在是而遠其源流肆爲軋茁二者皆譏卒不適于用即都人士或以倖售而其懷來匪實流政事人心謬相欺惑不可詰已嗚呼匪心是異惟學是咎云耳忠孚先生起而憂之曰士不服古準今動中繩尺曰我以弛斻而得

申否則曰刺繡紋不如倚
市門則今之爲文亦可悲
夫時義小技昔之人恒難
之內以驗諸聖賢而外以
束于

功令遵王之制味古之義未
可以苟焉而已也今夫祖
述六經尚已笙簧而餚饌
焉鮮有窮也學者載籍極
博猶或未闖其樊奚後生

小子之能究度也無已則
有秦漢以來諸儒在齊梁
之靡不足道矣唐宋大家
頗有不朽至蘇氏出而長
公獨擅多取之不啻饋貧
糧者我
明多賢名論娓娓懸諸星日
而表學尤足儷唐宋迨所
對策又每與鼂賈爭席學
者宜亟誦焉經書之義程

墨爲儀的食古而化先民之謂歟後有作者不失其傳爲得之諸如流布充棟之書無益于數獨三年一人轉化而競乖爲大力之

負或有人焉與之並驅讓者一舍崛強哉未可以或少也請爲之部署爲十三卷猶有蒙求一書集古史要言有裨經國而鉅麗足

採者又離爲二卷俾通經
學古之士有以自考而廢
然返其涉獵其餘號能文
之流亦或循次而登其堂
使習而安焉不見異物一

遷焉亦已與乎天下之士
觀已而又何歆然者嘻先
生之教爲不可誣也夫呻
吟呫哩童習白紛老死章
句而不知斯道者比比卽

邁然不屑嘐嘐然曰古之人以是爲取弧而登不知其一跌無以復振而君子又奚取焉是選也葢三善備焉已精而不多一也約而能該二也醇而無襍三也三善既備可以行已先生猶儲爲帳中秘得其弟子吾友介生之請始叙而梓之然不以涘爲不肖而

命之弁其端嗚呼何先生
加惠來學無已也旣以其
身試者與之復以其效諸
子若弟者証之學者亦何
疑乎竊以爲使

朝廷頒諸學宮與六經四書
軌範正宗並傳而知天下
文章莫過于是已
崇禎丙子清和月江都盟
晩生梁于涘頓首拜撰

藜閣傳燈序

今天下文章之惑有三視先正與時賢二則割裂規矩刊方就圓成弘以前歸之風氣視古文與今文二

則弱骨自支高冠敝衫即
論表五策亦復寂寥空寡
乃謂清言差勝以覆其拙
究也視文章與政事二則
有平日侈談文章之業上

表六籍下正人心而當官
殊乏寸豎是果非文章之
罪乎在乾之九二曰天下
文明吾夫子大堯則天不
過曰煥乎文章今天下治

道未光有志之倫吹律知
時審器見志以爲大業經
邦所令所好一或未協存
憂積疑則又不得不以復
古之功歸之選政而高者

此是役非畀者隨影逐響
嗟乎生今之世後起之士
求以蠲謝庸俗追進古學
難矣　忠孚先生宦績表
著以其深誠遠識發爲鴻

訓集秦漢唐宋大家暨
昭代先正名文與後塲可藏
之名山懸之國門者彙為
一帙終不忍以家乘秘之
念舉子得此為備即以究

趨向所在余獲授而卒觀
因以服公之至明且斷也
夫古今文之紛紜紕繆其
事日煩苟游其塗繁好見
美倘非至勇以垂天之網

下掩文獵即目大如輪鞮
未知所裁而能以此見博
公之于此何如哉公二子
愚公質公愚公淹綜古昔
兼通時務今且上春官將

以耑經起家質公亦奕奕
為時俊推首然則公之立
訓者亦既效矣余嘗謂選
政之濫無逾今日請以茲
帙上答

明詔下厲來茲布之學宮爲
畫一之書雖性命經濟其
又何求焉
崇禎丁丑仲春花朝
維揚備兵使者通家舊治
生鄭二陽譔

藜閣傳燈序

逆讀余爻介生手評先正制義謂劉忠孕先生作法高絕從看書有識故下筆屹如山立近文卑靡皆繇

識卑力弱當以此種文振
之每深服其知言會余以
李官涖淮今歲初夏走謁
學使者入其珂里請見先
生先生崇尚年籍禮誼有
加携我於觀書偃息之所
且積旬勿數授藜閣傳燈
凡十六奏俾讀之余為踖
然拜手而言曰宜哉家季
父之樂推之也家季父小

修先生謂丙辰諸公經術
淹贍有子產對向之風者
十且八九若忠學其弁冕
乎劉覽極博而粥粥一無
所足三代禮樂之器蓋在

伊人即今所授宜執家季
父之樂推之也然而睹其
略未察其詳迺從休沐退
食之餘窮涉本末綜覈指
歸余又為踖然拜手而言

曰抑何先生用心精審意
思深遠也夫天下士大夫
溺志世味固不足道即有
才辯机警者騁彼私智興
剏欲言極其既成不過一
家而止其於天下後世理
物之微言經國之要術盖
多闕而不詳曷以比功前
烈而淺有汎濫諸家者寄
歡詩賦輯音招采以賞風

流尤無益也宋學士有言
謂孟夫子歿而天下無文
非真無文蓋悲夫作者漸
繁莫有統紀爾也所以先
生蒐弋品隲自秦漢唐宋

以迄
昭代制藝罔不牢籠然上下
千百餘年汗牛充棟而胸
無獨照將無進讓失倫惟
先生揆量文指遠秉聖傳

近稟

功令爲無中於繩尺雖名流

嵬譽久赫耳目勿以奪其

鑑裁蓋若此其至慎也然

六理六法克有兼勝即一

人之業不嫌倍入故歐陽

宗韓〻宗司馬而子瞻兼

而治之實文章變化之能

事盡矣先生沉酣羣籍於

此獨加詳焉以昭家嚴選

次三蘓文集盖真所見同
哉為是
我朝策論亦悉以此意相準
凡與選者皆與古人頡頏
即皆可當班馬韓蘓讀也

至於四子文義學者恃為
功名階級先生則獨等為
理學河源一棄一錄皆若
與聖賢面析而定之於以
曉悟來學不猶以贊智被

人乎又有讀史蒙求一則
約之僅三卷耳而姓名事
蹟復該恒覽且美文傑詞
與相附麗不遜左國之腴
昔賢所嘆良史才寧踰此

耶後學入而求焉助材益
斷必有瓌瑋殊姿輩出其
中矣前驅之功亦又何疑
嗟乎今天下所急需於士
大夫者公誠嚴靜迺克善

國今先生之於茲集也鈎劃
詮註凡使披者觸而觧思
思而即得是皆憫愚之懷
教人無爾我也閱歲有四
寒暑晝夜勿萌倦色即一

字之訛必再三加攷盖出
於其中心之所甚樂非有
所強而然可謂非至誠乎
且列論好醜不妄収一節
之渝而怨譏勿屑又何嚴

也稽今爰古務使董賈程
朱合爲一我而無慕乎世
趍機利之紛紛又何靜也
靜則不驚悟而致遠嚴則
不昵情而盡法公誠則不

設畛營私而濟險是先生
理物經國之大業具備於
其盛志矣徒斤守於過庭
及門爲一姓二姓之聲彩
而已哉會先生屬予序言

爰切〻於素懷非曰敢阿
好也
崇禎丙子清和月公安年家
後學袁彭年謹叙

蔡閣傳燈叙

己酉秋讀忠孚劉先生制
義爲之睠思是何先生之
湛深古今言而茹精吐麄
乃爾也已而聞先生授詩

毘陵城北悵局促不能執
經歲甲子始因白華伯識
其長君愚公後與愚公時〻
以筆牘往來珠璣彝鼎錯
落几上則又歎愚公學識

之卓目空今人而鎔鑄之
富胸能收古人未知其帳
中秘書高積幾尺尊公先
生燕居指授何語為之徘
徊神往茲先生寄示藜閣

傳燈一編則上自蘇張晁
賈中自眉山下迄我
朝三閣舉業與總案揣摩之
言皆在焉乃始躍肰歎曰
斯愚公學識之所自來乎

則又歎曰異哉先生之授
愚公似先君之授家而惜
乎家之不逮也先君之訓
曰文固有宜玩而不必讀
者無宜讀而不必玩者莊

列楞嚴詞賦稗官之文奇
令人恣幻令人荒纖令人
僻妍冶令人淫吾玩焉而
得其語之近於淳者斯可
矣若夫經國之大章特世

之法言與夫先正時賢進
年之藝是汝曹所宜餔餟
寢處其中者也則先生所
以授愚公者即是也差乎
士之于學猶農之于畔女

之于閩年來蹶張高議未
免釋耒而興懷鴻鵠置繡
紋而爲市門之倚離其職
矣今夫雕龍非馬之辯其
鉅麗有過于戰國策士之

舌者乎飛光豎指之書其
精確有過于唐宋群賢之
名理者乎縱橫浩淼排突
謔浪之趣其靈巧妍秘有
能如成弘而後之制義論

表策者乎彼若啖龍鮓此
若啖菽粟彼若襲火浣此
若襲布帛彼若斗笠芒屩
品題泉石此若蓬門土室
較量晴雨甚矣是編之嘉
惠後學深也寢假先生再
起登
朝總持文衡愚公質公共佐
天子黼黻潤色必能使士子
斐然自見於繩尺中而毋

務爲驚世駭俗一切恢恑之術善哉先生高弟周介生曰士少資弋獲晚同斷授嬉游歌舞宮室田園往來汨人姓氏同于草木又善

哉予友梁湛至曰食古而化先民之謂歟三年一人轉化而競走匪可以崛强爭舍也予願異日者先生出而以是編救世愚公左

騄介生湛至右服質公以
汗血駒步之俾此道爛兮
若日月之四照豈與夫吹
狐鳴之火而塗鴉黃之額
者等乎哉

崇禎丙子一陽月武進通
家子薛宗謹叙并書

蔡閣傳燈序

劉年伯忠孚先生博極典籍盡五車二庫之奇搜及玄微窮藥笈琅函之秘談經可奪席而折角徵事應

撤簟而拏扇至理分濂洛
而探赤水之珠道契清濁
而収緑字之寶昔吾家子
政精通太乙光芒迨末季
湏溪香惹梅花消息雕龍
嘔盡文心冢兎愁経謟口
千奇萬艷於斯而集大成
異派同源至此而該衆妙
乃不惜眼珠手劍照爍當
代而割截古人更不戀學

海文河點蘸餘濤而掬弄
漚沫於是乎資先達之金
繩寶筏渡後進之覺路迷
津而藜閣傳燈之選迺著
已是書也選訂者不知爐

扇幾春秋較讐者抑且丹
黃多歲月書具賫龍繡扉
之脩字絕魯魚亥豕之訛
開乳秦漢不収軋茁之詞
鋒縱鉢成弘惟訂風雅之

宗旨斯其大略厥有深心
於選古也則簡而能該摛
為二卷神將兼逸合為一
書於選蘓也獨善長公以
其冶歐韓而為一尊收制

義以其化秦漢而無滓至
國朝名人之論猶有古風而
一代程墨之文實為定式
故求之如經海底珊枝收
之似揀鑛中鍮屑若夫元

家燈法摠攝一光魁手宗
風旁分幾焰故正法眼藏
单與撚花而辟支果流寧
堪傳鉢哉然敲金戛石唐
宋異其辭抽黃媍白虛實

殊其致故表有模範止用
三端而選具鑪錘不拘一
轍迺策尤經濟之門戶學
問之淵藪不有具眼之觀
定有旋目之嘆然學重耑

經無取旁獵在詩言詩自
數帳中之鴻寶分前分後
全呈席上之奇珍蓋王唐
瞿薛以詩起家毛薛鄭匡
於斯擅美吾夫觀史者如

泛大海全借針鋒如衡萬
物正須星子而先生三長
既擅一字無訛抑將千載
權衡豈直一時模楷上下
數千年縱橫一萬卷離騷

繁星合如拱璧自是玄圃
之積玉豈同安石之碎金
乎學者得之恍歸寶所習
者用之宛決川源嗟乎世
變愈深文心益詭牛鬼蛇

神登之大雅蚓聲蠅竅比
於至音不有斯書雖扶末
法家可絃而戶可誦餓可
食而寒可衣聖諦難明且
就文章持作疏婆心逾切

故將筆舌代爲鈐若宰席
蔭於同門通籍之猶子管
窺蠡測寧識眞宗授鉢傳
衣幸依法罷燈〻相續原
不異燈法〻相傳斷無奇

法中人以下咸利筌蹄超
乘而上不外規矩若先生
者眞可謂開日月之光繪
卿雲之爛太乙藜頭星子
火遂未足以然須彌而燭

三界也歟

崇禎丙子仲冬日南至皖城

眷年侄劉若宰頓首書

傳燈自叙

憶余舞象時父師教以帖括之言賦性專愚受即記誦然不謂善一夕竊發先君子藏書得余同欒太史刻本史記

狂呼拍案以爲至寶在是然
猶隱帷弄業長篇者抄段落
者摘屹然取史漢之氣以自
澤自是下筆有一種奔宕絶
塵之氣父師異而詰之具以
實對凡遇小試輒冠其軍而
春秋兩闈遂爲疾足之得矣
未第前一舍於新安吳寧野
氏再舍於毘陵徐舛遠氏則
周子介生以總角問字焉生

平論文當以氣為主法次之
課徒訓兒先重其胎氣每一
搽不律亟分辨其孰為清氣
與濁氣靈氣與蒙氣生氣與
騃氣灝氣與促氣老氣與粉

氣古氣與腐氣〻之族指不
勝屈而文章利鈍數端足以
盡之學一先生之言曰文不
可無法〻則工倕之所為規
矩斷〻如也神而明之運斤

成風者謂何哉制舉義一道
時王之制敷奏之資逢年之具
舉業而不利有如郊之寒島
之瘦幾之軋茁舍竽而工琵
適越而北轅應有鬼物從旁
而揶揄之曰此酸措大耳捄
寒瘦軋茁莫如嗜古尊經取
史漢渾灝之氣以自澤而一
稟於先正之言力追正始之
音而理折宋儒之角聞今之

詆學先輩者曰文以趨時夫
夫畸於今而侔於古調與時
迕往輒遭按劉誰為倡先民
之說登高而招令唱于唱喁
者寧非罪案耶噫不然夫業

已贋為岑鼎而抵掌乎林敖
矣即惡得言先輩也制義肇
盛於成弘而極盛於隆萬試
僂指鍾台以降霍林以前數
科掄元者皆創解創格創調

創句不詭於理不累於氣蔚
然以一代大家名於世蓋巧
與習兩者兼而有之亡論作
者濬發於霧心即當時閱者
不知何以具知言之鑑不爽

黍累若是即如辛未之鄧黃
癸未之李鄒己丑之陶董皆
以中原並驅兩相頡頏後為
盛事今之眼眯五色者有是
乎語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先輩薛方山學憲黃蔡
陽宮詹初出場謂闈牘可元
雅自負既而見石城文潔義
又覺爽然自失遜謝一籌已
而果然先輩之自知如此及

其衡人則并其受用之榮賴
發達之蚤暮與行年之修短
歷〻於尺幅中隻眼鑒定之
百不失一今之人則聽黜陟
於主司已耳寄妍媸於品題

已耳甚且環扉詭譎羨漫無
主第以帖括應之幸而得亦
不復以敝帚享之無怪乎韋
韎者流至欲背
聖祖之功令文章之盛事而思

一矯革之也余自癸酉免喪
里居日簡舊業篋有長物每
念不及今點定空手入寶山
豈不可愧曰一一論次古文
自先秦西京數首大文字而

外弋及唐宋一二家大文數篇取其最壯膽氣者東京而下無取焉先正取其有識力者若干論策取其最通古者若干復取通來近牘決之存之以示兒輩久而成帙而不能無慨然於舉業登降之感也程式之不競於乙酉以還也元燈之寖晦於庚戌以後也策場自四王先生張太岳

馮臨朐數公而外餘皆魯衛
鴈行也時也迨吳中毛孺初
學直指行其五經抄於南國
一時家傳戶習拾瀋用之嗣
是闈中牘經句沓出四方占

風者相與望而傚之而不知
有粉本在也夫五經生人之
旺氣也古今義理歸於六經
學術經濟從茲出焉抄者如
裂狐為腋勦者如聚腋成狐

其實寒儉萎蕭此習沿至今
日不變衡文者然猶目眩於
割裂之章句方驚怖其言以
爲河漢安所得經術發爲文
章而宏通樸茂之士漢人遂
得專美於前矣亦時也稿甫
脫偶出以遺薛君諧孟袁君
介眉周子介生梁君湛至相
與商確僉曰覈而約先生之
斷斷是不可不傳也余謂國

門懸書不得不廣肆蒐獵照
管名人若茲集愜心貴當遺
珠甚多故仍是一家藏書非
有心問世也逡巡謝不逮而
鄭潛庵先生與余同調購書

甚迫遂不克辭勉竣刻之而
附以手輯史纂蒙求成完帙
焉列名論於古文辭之後為
其多班駁之色氣脉不讓漢
名人大篇仍作古文觀也

時

崇禎十年桂月既望水南社

長劉萬春書